



小剧场

老张再婚

◎红尘一书

去年年初,经过几个月的网恋,快满六十岁的老张要去四川的宜宾见网友了。当老实巴交的老张把这个想法告诉同事和朋友的时候,大伙全都傻了眼,没有一个不反对的,尤其是老张的儿子,急得从江苏跑到宁波来劝阻父亲。儿子是一把鼻涕一把泪,甚至还给老张下了跪,感动得在场的人都跟着抹眼泪。其实老张的儿子并非不同意老张找老伴,他只是不愿意父亲去那么远的地方找,大伙也一致认为,网络也太虚拟了,网恋不可靠,这一去,要上当受骗了怎么办? 怎奈老张热恋当头,去意已决。走时老张给大伙留下话:倘若他两天没有信息或者电话过来,那就赶快报警。瞧他,颇有点奔赴龙潭虎穴的味道。

一路上老张的短信没有中断过,老张顺利地将女朋友桔子带到宁波来了,大伙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桔子长得一般,五十几岁,看上去性格开朗随和。老张把桔子安排在同一个单位里上班,又领了结婚证,桔子也就成了他的老伴兼同事了。老张为人厚道,对老婆体贴入微。每当看见桔子挽着老张的手双双对对去逛街、散步的时候,大伙总要打趣道:呵呵,这么浪漫啊!

转眼间清明到了,老张该回江苏老家给先妻上坟了,老张说这是先妻去世后的第三个清明,这坟是一定要上的,而且老张曾对岳父母承诺过,无论何时,依然待他们如亲生父母。然而这件事却遭到桔子的极力反对,桔子说,你老张心里有先妻,又何必有我,我不能生活在另一个女人的阴影里,如果你坚持要去,那你走我也走,我旅游去,工作我也不管了。

这事闹僵了,老张一向对女人都是百依百顺的,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不让步。而每每提起先妻,老张很是感慨。老张说:先妻苦啊!跟了自己三十几年,却没享过一天的福,眼看着一双儿女养大了有出息了,却又患病去世了。老张觉得欠先妻很多。老张说:我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,现回去给先妻上上坟,并不是离了婚回去找先妻,也不是出去嫖出去赌,桔子怎么就钻牛角尖了呢?

老张去了江苏,可是心又放不下,临走请求朋友帮忙劝劝桔子。一路上他也给桔子打电话,可桔子就是不接,大伙的劝毫无作用,桔子很任性,硬是丢下工作去旅游了。为这事,背地里大伙都说桔子配不上老张。

几天后老张从江苏回来,桔子也回来了,老张顾不上一身的疲惫,急忙给桔子煮好吃的,桔子却不领情,她告诉老张,这段情到此为止了,要老张保持距离。老张依然那么温和地对桔子说:都依着你,如果你愿意和我老张生活,我们还和从前一样;如果你嫌我不好,要离开,那么等单位招聘到新员工时你再走,我会给你买好机票,把你送上飞机,而在你离开之前,我也会天天这样照顾你。

当晚,桔子与老张分居了,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的几个朋友,没想到换来了一阵批斗,朋友们都说:桔子你昏头了啊?这么好的男人还不好好珍惜,还要找什么样的啊?这一批斗,桔子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,第二天便主动找老张和好。其实,老张那些话,感动桔子的同时,也感动了我们这些同事,觉得他真是个好好人。

一场风波过去了,又看见桔子天天挽着老张的手进进出出了,大伙又开始玩笑她:美女,散步啦? 桔子总是回一句:我是美女的妈,哈哈!

你是我的唯一

◎李蓓莉

周末回家,和母亲对坐聊天,说起家里老母鸡抱窝的趣事。我家母鸡抱窝时,相当敬业,不吃不喝心无旁骛地守着一堆蛋。邻居母鸡却笨得很,总是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,没过几天,一窝鸡蛋被踩踏得只剩两枚。邻居只好把那两枚鸡蛋抹上红色染料,放进我家母鸡的蛋窝里。当晚,那两枚陌生的红蛋就被我家母鸡踢出来,可怜地滚落在蛋窝边。邻居不气馁,再放回。我家母鸡不客气,依旧踢出来。

我和母亲都笑。原来母鸡的世界里,爱也自私。某日同事小聚,发现邻桌有位女性眉眼颇为熟悉,似曾相识。有人说:“这不是某某家小女儿二十年后的模样吗?”众人恍然。同事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后必来我们单位。细瞧,眼前的那位女性,长着一样的鹅蛋脸盘,一样的大眼睛。在我们眼里,两人甚至连一笑一颦都极为神似。

于是向同事求证。那妈妈扫了一眼,但笑不语。“像吗?像你女儿吗?”我们不依不饶地追问。妈妈笑:“有一点点像吧。”“只像一点点?”众人都不服,仿佛被她侮辱了眼力,“我们是越看越像!”妈妈依然摇头。“只是有一点点像而已。”我们终于罢休。

夜里,经过儿子的空房间,若有所失。儿子每个周末都回家,我从单位开车到他的学校,也不过五六分钟车程——冷暖温饱,我总有惦念的理由。

每个母亲眼里,孩子都是唯一的那个,是茫茫人海里只需一眼就能辨认得出的独特身影。我们的孩子,从幼儿园、从小学校里,穿着统一服装,排着长长队伍出来时,我们不也是第一时间就能准

暖聚焦

确地看到自家孩子的笑脸?

朋友雁的女儿幼时骨折,因为保守治疗延误了时机,孩子的腿骨至今仍未长好,近年来行动不便,很多时候都要抱着她走。女孩儿心思细腻,问妈妈:“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?”朋友回答得真好:“你是妈妈的孩子,妈妈怎么会嫌你麻烦呢?妈妈可以多抱你,就像你小时候一样。我比别的妈妈更幸福呢!”我喜欢女孩梨涡浅笑,眼神纯澈,乐观而沉静,门门功课都拿第一。

朋友萱是沪上某知名高校的硕导。她有个研二学生缘缘,母亲被确诊脑部中枢神经感染,生命体征稳定却少有意识,医生说这是一场生命的持久战。缘缘同学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疗,课余奔去几家报社做美编画插画,夜里坐在母亲病榻前,用方言柔声叫唤昏睡的妈妈,在妈妈的手心里写字,更是借来京剧艺术家张火丁的声像材料,用心学唱《锁麟囊》,“怕流水年华春去渺,一样的心情别样的娇……”那是妈妈最爱的程派青衣唱腔,他要唱给妈妈听,等妈妈醒来还要带她去剧院现场欣赏。学习、工作、陪护,缘缘的身形瘦了一轮,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至孝感动落泪。缘缘说:“她是我妈妈,我理应照顾好妈妈。我只有一个妈妈。”

朋友楠说她的姑姑和姑父多年恩爱,姑父一直宠溺着姑姑,大事小事都不让她操心。凡遇事,姑姑必说“我得问问我老公”。不幸的是,姑父身患重症,不久离世。面对繁杂的丧仪和纷沓而至的宾客,姑姑乱了阵脚:“这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,我得问问我老公——”话音才落,闻者潸然。

诗人说:最好的爱情是两棵树,生死相望,执手之初便是此生唯一的约定。

所有的爱,都不过如此。

追剧的日子

◎施群妹

一大早上班,刚坐下,同事踩着点也进门了。只见她:头发蓬松,黑眼圈,精神萎靡。我的眼皮打着架,打了个哈欠,轻轻地问她:怎么啦?她也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道:唉,这两天一直追韩剧,昨天晚上一直看到凌晨。光熬夜也罢了,还被剧情搞得太虐心了,眼泪被骗得哗啦啦流。刚开始,只是悄悄流泪,因为在被窝,用手擦擦也罢了。后来,剧情发展越发感人,我特意拿了盒纸巾。到后来,女主角的遭遇越发悲惨,我居然大哭起来,只能离开大床窝到沙发上去,免得影响爱人休息。不知不觉竟然含着眼泪睡着了。一早醒来,头重得像灌了铅,眼睛肿得像成熟的水蜜桃,镜子里的模样把自己也吓倒了。

原来如此。我又打了一个哈欠。

其实这一阵我也追剧了,追得昏天地暗的。

下班一回家,先洗菜,手机播着电视剧,放在窗台上,下面垫个空杯子,那高度正合适一边洗一边看。那天买的是河鲫鱼,因为着急回家,没让摊主把鱼杀好。在案板上,那鱼做垂死挣扎,一跃,直冲手机,手机一下子跌落到杯子里!谢天谢地,没跌到水槽里,否则这鱼没死,手机倒死了。

等到烧菜了,我真恼火这油烟,把放在碟子旁的手巾,溅得满屏是油星子,当然这也挡不住剧里男主角亮丽的身影。

吃完晚饭,丈夫说去外面散步。我说最近牙齿疼,不想运动。其实我心里惦记着剧情发展。洗衣服的时候,把手机放在洗脸盆边,边搓衣服边看手

谐谑曲

机,倒是不误事。而且衣服搓得还特别干净,因为有时候搓了一次,被剧情吸引给忘记了,再搓一次是常有的事。

做完家务,抓紧时间洗澡。洗澡的时候还能追半集。手机放在置物架上,视线刚刚好。就是近视眼镜老是雾气腾腾的,影响了观看效果。所以不得不一次次摘下眼镜,差不多吻到手机,才看清屏幕。

洗完澡坐进被窝,被窝里真是惬意无比。只是时间快到儿子晚自修放学了,他在辛苦地学习,而我在拼命地追剧?从家庭教育的理念来说,这“言传身教”做得也实在是太差了。万一他考得差,怎么教育他?好吧,怎么也得装装样子。于是手拿一本书,把手机放在书的里面,再戴上耳机。这多像上学那会,为了看课外书,把语文书的书皮包在外面,装成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。

不过说真的,这几天,这牙齿真是很疼。那颗病牙,一碰就疼,吃饭的时候得小心翼翼。尽管如此,我也得把这剧追完。我看的是《伪装者》,这剧里的小鲜肉、老腊肉一个比一个帅气,剧情更是让人欲罢不能。每集的最后都是高潮,不看下集还真怕失眠,只能是追了一集又一集。

外面静悄悄地,家人都睡下了。上个卫生间,赶紧睡吧。

终于,在我的种种努力下,没几天这剧就追完了,我的牙齿竟也神奇地不疼了。对于儿子老是不看课本只看漫画,成绩只退不进的表现,我狠狠地进行了批评,还显得底气十足。

据说新的好剧又有了,休息两天,追剧的日子再开始吧。

总第6022期 配图 莫里斯 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